

慶曆六年吳興太守馬遵宴六老于南園酒酣賦詩安定胡先生後叙從州學為之序六人者工部侍郎郎簡年七十九司封省外郎范說年八十六衛尉寺丞張維年九十一俱致仕劉餘慶年九十二周守中年九十五吳瑛年七十二三人皆曾子第列齒于朝劉殷中序述之仲父周大理寺丞頌之父吳大理寺丞知禁之父也詩及序刻石園中國廢石亦不存事載續國經及胡安定言行錄余嘗致之郎簡杭人也或嘗寓于湖范說咸平三年進士同學究出身周頌天聖八年進士劉吳威族述與知禁皆有名迹可見獨張維無所考

何廣棧著

碩堂文存四編

逆堂



近周明辨使君得古畫一軸號十詠圖乃維所作詩也首篇即南園燕集序次孫覺章老序之其略云贈刑部侍郎張公維生平喜吟詠行年九十有一卒後十八年其子都官郎中先亦致仕家居東公昨日懷詩十首寫之羅素以序見屬蓋其年八十有二云於是知其為子野之父也子野年八十五猶留妻東坡為之作詩墨熙寧癸丑作圖之年八十有三則原成也逆數而上求其生年當在瑞拱己丑其父享年九十有一當馬守懿方老歲嘗慶曆丙戌逆數而上求其生年則周世宗顯德丙辰也該四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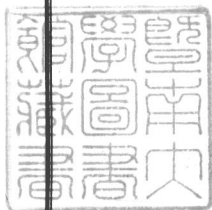
文史哲學集成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何廣棧 著

文史哲學集成

碩堂文存四編

碩堂

文史哲出版社 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碩堂文存四編 / 何廣棧著. -- 初版. -- 臺北市：文史哲，民 89
面：公分. -- (文史哲學集成 ; 442)
含參考書目
ISBN 957-549-338-7(平裝)

1.

848.6

89019510

文史哲學集成 ④④②

碩堂文存四編

著 者：何 廣 棧
出 版 者：文 史 哲 出 版 社
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五三三七號
發 行 人：彭 正 雄
發 行 所：文 史 哲 出 版 社
印 刷 者：文 史 哲 出 版 社

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七十二巷四號
郵政劃撥帳號：一六一八〇一七五
電話 886-2-23511028・傳真 886-2-23965656

實價新臺幣二八〇元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年 元 月 初 版

有智財權・翻印必究

ISBN 957-549-338-7

碩堂文存四編 目次

東晉高僧支曇諦及其賦研究·····	一
兩宋僧人詞述評——兼論宋僧詞於佛教宣傳上之貢獻·····	一七
明季詞僧釋正岳及其《豁堂老人詩餘》研究·····	四一
陳振孫之史學述評·····	六五
陳振孫之子學述評·····	一〇九
陳振孫研治史學之主張·····	一五一
陳振孫研治子學之主張·····	一八三
陳振孫生卒年新考·····	二〇七
劉貢父「不徹薑食」、「三牛三鹿」二語考——讀《直齋書錄解題》札記·····	二一五
讀李清照《打馬賦》等三篇札逐·····	二一九
讀《永樂大典》補闕一則·····	二四三

《四庫全書》本《直齋書錄解題》館臣案語研究——以《解題》經錄之部館臣案語爲限……………	二四五
《陳振孫之經學及其〈直齋書錄解題〉經錄考證》自序……………	二六一
《懷冰室集三編》序……………	二六五
沈惠英博士《唐代青樓詩人及其作品研究》序……………	二六七
沈映冬先生《石鼓奇緣》再版贅言……………	二六九
沈映冬先生《于右任法書倪雲林詩篇》書後……………	二七一
沈映冬先生《倪雲林隱跡記》書後……………	二七五
王韶生教授行狀……………	二七七
我與《中國書目季刊》結緣——從讀者到作者……………	二八一
《勞乃宣致羅振玉書札十六通》一文楷定錯誤與斷句之失……………	二八三

東晉高僧支曇諦及其賦研究

壹、前言

華梵大學創辦人曉雲法師歷年來倡導研究佛教文學不遺餘力，本人四年前即於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詞學專題」課程中講授兩宋僧人詞，其後又撰成《兩宋僧人詞述評——兼論宋僧詞於佛教宣傳上之貢獻》一文以作響應。拙文曾在「第十屆國際佛教教育研討會」上宣讀，後被收入《第十屆國際佛教教育研討會專輯》中。

惟民國以還，研究佛教文學之專著及學術論文為數不多，偶有述造，學者亦僅致力於敦煌變文、寶卷、唐代僧人詩作之研究。有關兩宋僧人詞之探研，八十多年間發表於學術期刊中之論文僅見曾棗莊教授《論宋僧詞》（註一）與拙文二篇而已。至於鑽研高僧賦之著作，千年以來未嘗一睹。近十數年來，大陸、香港、台灣兩岸三地先後召開四屆國際辭賦學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百餘篇，可謂琳琅滿目，碩果纍纍。然觀其論文結集，於高僧賦之研究，竟付闕如。由是觀之，曉雲法師大力提倡研治佛教文學實有其因由與必要在。至法師之真知灼見，機先洞燭，則非常人所可企及。

六朝僧人能賦並有賦作傳世者極少，據清人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一書所收，計有支曇諦《廬山賦》、《赴火蛾賦》，釋慧命《詳玄賦》，釋慧曉《釋子賦》，（註二）釋真觀《愁賦》、《夢賦》，凡四家六篇。本文因囿於篇幅，僅擬對支曇諦及其賦進行窄而深之鑽研，其餘諸家作品之研究，恐須俟諸他日矣。

貳、支曇諦之時代及其卒年

研究支曇諦，首先須面對及解決之問題即爲：曇諦究屬東晉人？抑爲劉宋人？而其卒年究在東晉安帝義熙七年（四一一）五月？抑在劉宋文帝元嘉末（四五三）？（註三）記載曇諦生平之資料，以東晉丘道護所撰《道士支曇諦誄》爲最早。此《誄》始見唐釋道宣《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三《僧行篇》第五《諸僧誄行狀》，而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竟闕載此《誄》，斯乃嚴氏之失察也。《誄》前有《序》，曰：

晉義熙七年五月某日，道士支曇諦卒，春秋六十有五。嗚呼哀哉！法師肇胤西域，本生康居，因族以國氏。既伏膺師訓，乃從法姓支，徙于吳興郡烏程縣都鄉千秋里。資金商之貞氣，藉陽育之韶律；胄遐方之誕秀，協川嶽而稟神。識情湛粹，風宇明肅。道致表於天期，德範彰於素器。貞悟獨拔，群異不足以動其心；至誠深固，眾論莫能以干其執。是以超塵絕詣，慧旨發於弱齡；研微耽玄，明道昭於歲暮。故能振靈風於神境，演妙化於季葉；嗣清徽於前哲，穆道俗

而歸懷焉。遊涉眾方，敷揚大業；妙尋幽蹟，清言析微。加以善屬文辭，識賞參流；固已諧契風勝，領冠一時矣。公之中年，爰乃慨以城傍難置幽居爲節。且山水之性，素好自然；靜外之默，體自天心。於是謝緣人封，遁跡巖壑。乃考室于吳興郡故障之崑山，味道崇化二十餘載。其栖業所弘，可以洗心滌垢；筌象之美，足以窮興永年。於是晞宗歸仁者，自群方而集；欽風懷趣者，不遠而叩津焉。于時，時望英豪，多延請齋講。公虛心應物，不嘗以動止介懷；推誠述義，未始以道俗殊致。其中抱壺之德，又遐邇所推。永將灑拂玄路，絙維頽風；超外妙梯，擬轍玄蹤；惜乎不永，遘疾而終。識者深云亡之痛，悠情感惟良之悲。蓋無爵而貴，生榮死哀者，其此之謂矣！雖至理冥一，存亡定於形初；玄識妙照，骸器同於朽壤。然而關情期於欣戚之境，未泯乎離會之心者，亦何能不以失得爲悲喜，臨長岐而悽懷哉？苟冥廢之難體，寄筌翰以懷風；援弱毫而抒情，播清暉乎無窮。

讀此《序》，則於曇諦之里貫、秉性、修身、履道，及其平生遊蹤與教化世人諸事，當有所知悉。《序》稱曇諦卒於義熙七年（四一一），春秋六十有五；據此以上推，則其生歲應爲東晉穆帝永和三年（三四七）。是則支曇諦乃東晉人。

然梁釋慧皎《高僧傳》卷第七《義解》四有《宋吳虎丘山釋曇諦傳》，載：

釋曇諦，姓康，其先康居人。漢靈帝時，移附中國；獻帝末亂，移止吳興。諦父彤，嘗爲冀州別駕。母黃氏晝寢，夢見一僧呼黃爲母，寄一塵尾，并鐵鏤書鎮二枚。眠覺，見兩物具存，因

而懷孕生諦。諦年五歲，母以麈尾等示之，諦曰：「秦王所餉。」母曰：「汝置何處？」答云：「不憶。」至年十歲出家，學不從師，悟自天發。後隨父之樊、鄧，遇見關中僧碧道人，忽喚碧名。碧曰：「童子何以呼宿老名？」諦曰：「向者，忽言阿上是諦沙彌，爲眾僧採菜，被野豬所傷，不覺失聲耳！」碧經爲弘覺法師弟子，爲僧採菜，被野豬所傷。碧初不憶此，迺詣諦父，諦父且說本末，并示書鎮、麈尾等，碧迺悟而泣曰：「即先師弘覺法師也。師經爲姚萇講《法華》，貧道爲都講，姚萇餉師二物，今遂在此。」追計弘覺捨命，正是寄物之日。復憶採菜之事，彌深悲仰。諦後遊覽經籍，過目斯記。晚入吳虎丘寺，講《禮》、《易》、《春秋》各七遍，《法華》、《小品》、《維摩》各十五遍。又善屬文翰，《集》有六卷，亦行於世。性愛林泉，後還吳興，入故章崑崙山，閑居澗飲二十餘載。以宋元嘉末年卒於山舍，春秋六十餘。

此《傳》記敘曇諦幼年事跡甚翔贍，且述及其前世乃僧碧之師尊——弘覺法師。其語雖涉玄虛，或亦可信。至《傳》中言及「秦王所餉」之秦王，即指姚萇。萇滅前秦後建國，史稱後秦，在位十年，恰當東晉孝武帝太元九年（三八四），至太元十八年（三九三）。是則弘覺與僧碧皆後秦人。此《傳》又謂曇諦「以宋元嘉末年卒」，「春秋六十餘」。考宋文帝以元嘉爲年號，共三十年（四二四至四五三）。「元嘉末」，應指元嘉三十年。曇諦卒時爲「春秋六十餘」，若以六十五歲算，據此上推，則其生年應爲東晉孝武帝太元十四年（三八九）。宋武帝以晉恭帝元熙元年（四一九）滅東晉，曇諦時年三十

一歲。是則曇諦前半生屬東晉人，後半生屬劉宋人。《高僧傳》以其卒於劉宋，稱爲「宋吳虎丘山釋曇諦」，固云合理。

綜上所考，丘道護所撰《誄》，與釋慧皎所撰《傳》，於支曇諦之時代及卒年，皆各有所記述。二者誰是誰非，實有辨白之必要。第一位對《誄》、《傳》兩者之是非提出判斷者乃嚴可均。嚴氏《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一書，其《全晉文》卷一百六十五收有曇諦《廬山賦》與《赴火蛾賦》。嚴氏所撰《支曇諦》小傳曰：

曇諦，本康居人，居吳興烏程之千秋里，後徙故障之崑山。義熙七年卒。有《集》六卷。

案《隋志》列曇諦於慧遠之前。丘道護作《曇諦誄》，以爲義熙七年五月卒。道護與曇諦友善，必不有誤。

《高僧傳》七、《神僧傳》三作宋元嘉末卒，恐未可據。《隋志》，《曇諦集》、《丘道護集》皆列於晉，不列於宋，足以明之。

觀小傳案語，則嚴氏固以《誄》所記爲是，而《傳》爲非矣。考《隋書》卷三十五《志》第三十《經籍》四《集》著錄：

晉沙門《支曇諦集》六卷

晉沙門《釋惠遠集》十二卷（註四）

晉《宗欽集》二卷 梁有晉中軍功曹《殷曠之集》五卷，太學博士《魏說集》十三卷，征西主簿《丘道護集》五

卷、《錄》一卷，柴桑令《劉遺民集》五卷、《錄》一卷，《郭澄之集》十卷，徵士《周續之集》一卷，《孔瞻

集》九卷。亡。

是可均所案，言皆有據。讀《隋志》，又悉道護所除之官乃晉征西主簿。

繼嚴氏之後而論《誄》、《傳》所記之是非者，乃近人陳垣先生。垣字援庵，所撰《釋氏疑年錄》

卷一載：

道士支曇諦，康居人。東晉義熙七年卒，年六十五（三四七—四一一）。

《廣弘明集》二三晉丘道護撰《誄》。按：《梁僧傳》七，虎丘山曇諦亦康居人，宋元嘉末年卒。《傳》稱諦善屬文，有《集》六卷，入吳興故章崑崙山二十餘載。《誄》亦稱諦善屬文，考室於吳興郡故障之崑山二十餘載。似屬一人，惟《名僧傳目》稱晉支曇諦，《隋書·經籍志》支曇諦《集》列慧遠、僧肇之前，丘道護《集》亦附注於晉。諦既卒在丘前，其爲晉人可知。惟《傳》又稱諦曾見僧智，義熙中卒，呼諦爲童子。則與此疑另一人。二人之卒相距四十餘年，《僧傳》作一人，今另出宋曇諦於後。

同書同卷載：

虎丘山曇諦，康居康氏。宋元嘉末卒，年六十餘。《梁僧傳》七。與晉支曇諦同名，《傳》合爲一，辨見前。

觀是，則援庵先生固以道士支曇諦、虎丘山曇諦爲二人，一在晉，一在宋，二人之卒相距四十餘年。釋慧皎《高僧傳》合二人爲一人，確未允當。援庵先生於《釋氏疑年錄》書中明分作二人，故於道士支曇諦後另出宋曇諦，分別著錄，最具卓識。

惟撰作《廬山賦》與《赴火蛾賦》之作者，則肯定爲東晉支曇諦，而絕非宋曇諦。《廬山賦》始載唐歐陽詢《藝文類聚》卷第七《山部》上《廬山》，惟誤標「宋支曇諦」撰；而《赴火蛾賦》載同書卷第九十七《蟲多部》八《蛾》，則標作「晉支曇諦」。如上所考，支曇諦乃東晉人，故《藝文類聚》之「宋」字應改作「晉」；作「宋」，蓋歐陽詢誤標也。

至支曇諦之佛學著作，可考者有二種。梁釋僧祐《出三藏記集》卷第十二《宋明帝敕中書侍郎陸澄撰法論目錄序》第一，其《法論》第一帙項下著錄：

《會通論》支曇諦。

又《法論》第十二帙項下著錄：

《神本論》支曇諦。

是則《會通》、《神本》二論，皆支曇諦所撰矣。因考支曇諦之時代及卒年，附錄其佛學著作二種於後，或有裨於博聞也。

叁、支曇諦之《廬山賦》

支曇諦之《廬山賦》，最早載於唐歐陽詢《藝文類聚》卷第七。清康熙四十五年，陳元龍奉敕編《歷代賦彙》，其書卷十八《地理》亦收之，惟標作「宋支曇諦」撰，蓋襲《藝文類聚》之訛也。至清嘉慶間，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其書《全晉文》卷一百六十五亦收此《賦》，

且辨作《賦》之支疊諦乃東晉人而非劉宋人，足以推翻自唐以來《類聚》、《賦彙》二書間之沿訛踵謬。茲據《藝文類聚》所載，迺錄《廬山賦》如下：

昔哉壯麗，峻極氤氲。包靈奇以藏器，蘊絕峰乎青雲。景澄則巖岫開鏡，風生則芳林流芬；嶺奇故神明鱗萃，路絕故人跡自分。嚴清升山於玄崖，世高垂化於邠亭；應真陵雲以踞峰，眇忽翳景而入冥。咸豫聞其清塵，妙無得之稱名也。若其南面巍峨，北背葳蕤。懸雷分流以飛湍，七嶺重嶸而疊勢。映以竹柏，蔚以檉松，縈以三湖，帶以九江。嗟四物之蕭森，爽獨秀於玄冬；美二流之潺湲，津百川之所衝。峭門百尋，峻關千仞。香鑪吐雲以像烟，甘泉涌霤而先潤。

案：《藝文類聚》載此《賦》，持《歷代賦彙》所載以相校，則完全一致，殊無文字相異之處，蓋《賦彙》全據《類聚》也。惟嚴氏《全晉文》所載者，與《類聚》則稍有出入。如「昔哉壯麗」，《全晉文》作「喈哉壯麗」。喈，讚歎之聲。《後漢書》卷一下《光武帝紀》第一下，其「論曰」有句謂：「後望氣者蘇伯阿，爲王莽使至南陽，遙望見舂陵郭，喈曰：『氣佳哉！鬱鬱蔥蔥。』」李賢注：「喈，歎也。音子夜反。」是「昔哉」應作「喈哉」。檢《康熙字典》、《漢語大字典》、《大漢和辭典》、《漢語大詞典》，均未有將「昔」作「喈」之假借用者。《類聚》作「昔哉」，恐字之誤也。《全晉文》改作「喈哉」，雖乏根據，然甚確當，其所用之校勘方法，即陳援老所謂理校法也。「妙無得之稱名也」句，《全晉文》作「妙無得而稱名也」。「之」字更作「而」，句意顯得更爲生動活潑，雖無所依據，亦改動之妙矣。末句「甘泉涌霤而先潤」，《全晉文》作「甘泉湧霤而先潤」。

「涌」、「湧」，古今字，則似無更改之必要。是知嚴氏編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常以己意改動原作個別文字，此其編書之一例也。

疊諦此《賦》，大致分爲二段。由《賦》首至「妙無得而稱名也」爲第一段；其下至《賦》末爲第二段。首段由讚歎破題，一力推崇廬山之壯麗雄奇，並及諸神靈因豫聞清塵而惠然鱗萃。《賦》中盛稱廬山「包靈奇以藏器，蘊絕峰乎青雲」；「景澄則巖岫開鏡，風生則芳林流芬」。則此山之雄奇壯麗景象，歷歷如繪，猶在眼前。至述「嚴清升山於玄崖」，（註五）「世高垂化於邠亭」，（註六）「應真陵雲以踞峰」，（註七）「眇忽翳景而入冥」，（註八）則寫諸天神佛之絡繹蒞止，正與前文「嶺奇故神明鱗萃」一句遙相呼應。次段則次第描摹廬山及其四周之景物，文筆精妙而音聲錯落有致。文中模山範水，殆可竊比宋玉《高唐》。與疊諦同時有釋慧遠者，撰《廬山記》。其《記》所述，與此《賦》足相表裏，堪爲支《賦》之註腳。兩文一韻一散，饒富佳趣。茲不妨彙錄如次，藉相參照。如此《賦》描繪南、北二峰（註九）及峰間之瀑布，則曰：「若其南面巍峩，北背迢帶。懸霏分流以飛湍。」而《記》亦曰：「其南嶺臨宮亭湖，下有神廟，即以宮亭爲號。」（註一〇）至記北峰則曰：「北背重阜，前帶雙流。所背之山，左爲龍形，而右塔基焉。下有甘泉涌出，冷暖與寒暑相變，盈減經水旱而不異，尋其源，出自龍首也。」又曰：「其北嶺兩巖之間，常懸流遙霑，激勢相趣，百餘仞中，雲氣映天，望之若山有雲霧焉。」

其寫東面之七嶺，《賦》曰：「七嶺重嶹而疊勢。映以竹柏，蔚以檉松，縈以三湖，帶以九江。

嗟四物之蕭森，爽獨秀於玄冬；美二流之潺湲，津百川之所衝。」《記》則鋪陳曰：「七嶺同會於東，共成峰嶠。其巖窮絕，莫有升之者。昔野夫見人著沙彌服，陵雲直上。既至，則踞其峰；良久，乃與雲氣俱滅，此似得道者。當時能文之士，咸爲之異。又所止多奇，觸象有異。」

至刻畫香爐吐雲，石門雙闕，《賦》云：「峭門百尋，峻闕千仞。香爐吐雲以像煙，甘泉涌鬻而先潤。」《記》則載：「東南有香鑪山，孤峰獨秀起。游氣籠其上，則氤氳若香煙。白雲映其外，則炳然與衆峰殊別。將雨，則其下水氣涌如馬車，蓋此龍井之所吐。其左翠林，青雀白猿之所憩，玄鳥之所蟄。西有石門，其前似雙闕，壁立千餘仞，而瀑布流焉。其中鳥獸草木之美、靈藥萬物之奇，略舉其異而已耳。」

綜上所彙錄而兩相比照，則《賦》之與《記》，其所描寫之對象雖頗相同，而修辭技巧則各別。大抵《賦》趨精約而對仗工整，《記》則鋪敘得宜而跌宕有緻。所謂合之則雙美，二者之高下殊難軒輊，亦似無須軒輊也。

支曇諦此《賦》撰作後，唐李德裕有《望匡廬賦》，明胡儼有《匡廬賦》。匡廬即廬山。宋李昉《太平御覽》卷第四十一《地部》六「廬山」條載：

《廬山記》曰：「山高二千三百六十丈，周迴二千五十里，東南三十二里。」張僧鑒《尋陽記》

云：「匡俗，周武王時人。屢逃徵聘，結廬此山。後登仙，空廬尚在，弟子等呼爲廬山，又名匡山，蓋稱其姓。」

是匡廬乃以匡俗結廬此山得名。李、胡二《賦》，見《歷代賦彙》卷十八《地理》，皆可視為支《賦》之後勁；而其一脈傳承之處，亦足證支《賦》對唐、明二代賦作深具影響。

肆、支曇諦之《赴火蛾賦》

《赴火蛾賦》首載《藝文類聚》卷第九十七《蟲多部》八《蛾》，撰人標「晉支曇諦」。《歷代賦彙》卷一百四十《鱗蟲》及《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之《全晉文》卷一百六十五亦收此篇，惟《賦彙》作「宋支曇諦」撰，則其撰人時代誤矣。《賦》前有《序》，茲亦據《藝文類聚》，迳錄此《賦》如下：

悉達有言曰：「愚人忘身，（註一一）如蛾投火。」誠哉斯言，信而有徵也。翔無常宅，集無定栖。類聚群分，塵合電馳。（註一二）因溫風以舒散，乘遊氣以徘徊。於是朱明御節，時在盛陽。天地鬱蒸，日月昏茫。燭曜庭宇，燈朗幽房。紛紛群飛，翩翩來翔。赴飛焰而體焦，投煎膏而身亡。

案：悉達者，釋迦牟尼也。此《賦》詠物以寓理，借飛蛾之赴火，以喻愚人之忘身。全篇雖多排偶之句，然純用白描，故淺顯而易曉。檢《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五十一《蟲多部》八《蛾》下引：

符子曰：「不安其昧而樂其明，是猶夕蛾去闇赴燈而死者也。」

考符子此處所言，與佛祖所說之理同，亦差近此《賦》撰作之旨。後世詠蛾之賦，劉宋之世有鮑照

《飛蛾賦》，唐代有陳仲師《燈蛾賦》與范鳴鶴《燈蛾賦》，均載《歷代賦彙》卷一百四十《鱗蟲》。陳、范二人之作與支《賦》同調，頗見其間傳承之跡。惟鮑作則一反支《賦》宗旨，其《飛蛾賦》云：仙鼠伺闇，飛蛾候明。均靈舛化，詭欲齊生。觀齊生而欲詭，各會住以憑方。凌焦煙之浮景，赴熙燄之明光。拔身幽草下，畢命在此堂。本輕死以邀得，雖糜爛其何傷。豈學山南之文豹，避雲霧而嚴藏。

鮑《賦》一力歌頌飛蛾奮不顧身，追求光明之精神，充分顯示儒者之擇善固執與視死若歸之高尙人格與雄心壯志。全篇用比體。然支《賦》言明哲保身，鮑《賦》言成仁取義，一佛一儒，異曲同工。支、鮑二《賦》，同屬勸世文學之佳構。

伍、結語

綜上所考，余據丘道護之《道士支曇諦誄》所載，考知支曇諦乃東晉人，其卒歲爲晉安帝義熙七年；至釋慧皎《高僧傳》之《宋吳虎丘山釋曇諦傳》以支曇諦爲劉宋人，言其卒時在元嘉末，則均誤也。

《廬山賦》、《赴火蛾賦》皆支曇諦所撰。《廬山賦》描摹廬山之雄奇壯麗，可竊比於宋玉《高唐》。其中所繪寫之景物，皆層次分明，鋪陳得體；與釋慧遠《廬山記》所述，足相表裏。《赴火蛾賦》詠物寓理，力勸世人勿玩火自焚，釋家之慈悲爲懷，昭然若揭。此《賦》與鮑照《飛蛾賦》之言